

妾发初覆额，折花门前剧。
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。



双鲤迢迢



一纸书

梨魄◎著

Shuangli Tiaotiao
Yizhishu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吉林出版集团

双鲤 迢迢 纸书



吉林出版集团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双鲤迢迢—纸书/梨槐著. —长春: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0. 11

ISBN 978 - 7 - 5385 - 5094 - 8

I. ①双… II. ①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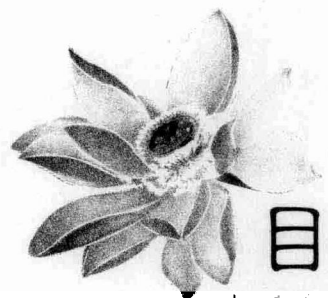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08710号

双鲤迢迢—纸书

出版人 李文学
出版统筹 刘刚 师晓晖
特约策划 侯开 戚兆磊
特约监制 李国靖
责任编辑 张耀天 刘聪聪
文字编辑 孙红彦 刘红梅
装帧设计 姚姚工作室

出版者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
电话 0431-85640624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
开 本 16
字 数 181千字
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
印 次 2010年11月第1次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385 - 5094 - 8
定 价 26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 录

CONTENTS

001 楔 子 鱼传尺素

【第一卷】新情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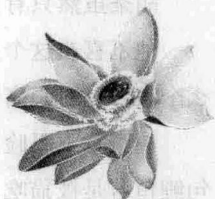
007 第一章 凉年倥偬
016 第二章 梅笺窥故
023 第三章 落日啼血
032 第四章 相思唯瘦
039 第五章 朝白暮红
051 第六章 府邸藏古
051 第七章 凤毛麟角
072 第八章 旧日皇城

【第二卷】感 情

089 第一章 好梦须臾
089 第二章 残月天霜
117 第三章 霎无好宴
135 第四章 轻衣溅泪
150 第五章 快已刻骨
166 第六章 六士捷景
183 第七章 蛟龙生角

204 尾 声 大爱无疆

【楔子】



Shangqi Huo
Yizhen

鱼传尺素

水碧山青，炊烟袅袅。

简陋的草屋，三五丈，被栅栏围了一圈。

仲夏时节，古槐长得分外茂密，院后草木葳蕤，爆热中透出一分清爽凉意。

刘盈手执书卷，不过十三四岁，却已有小夫子的模样。“客从远方来，遗我双鲤鱼。呼童烹鲤鱼，中有尺素书。”她诵着书，淡绿色的袖子微微一挥，长袖曳地，清风过处，连着湖光山色，都散着淡淡书香。

一方山水养一方人。

相较于岐州女子，小夫子刘盈的姿色极不讨喜。

她肤色太苍白，看起来比孺弱。眉眼又不够妩媚，少了些花季少女娇媚的气息，连着双唇，都泛着微微的白，带着淡淡的病容。

然而，就是这么一个相貌平淡的少女，笑靥却极灿烂。

在她笑时，眼角眉梢都舒展开来，带出的愉悦让人感受到春风般的舒适。

刘盈身边端坐着一个八九岁的男童，小家伙抿着唇，柔眉顺目，教养极好。乍一看，还当是一位文静灵秀的小世女。

“小世女”名唤胡荼，不折不扣的男儿身。

谁如果看了模样，就当他是温文好相与的主儿，那可是大错特错。

胡荼虽然只有九岁，心思却剔透玲珑、颖悟绝伦。

他不喜欢这个只比自己大五岁的小夫子，何况还是个小女子。父亲找这么个教习，对心高气傲的小胡荼而言，是轻慢，更是羞辱。

胡荼垂下眼睑，撇去茶沫，缓声道：“夫子，你说以鱼传句，这倒霉的传句鲤鱼若是被猫吃了，怎么办？”他声音清稚，字正腔圆，带着世家子弟特有的高高在上的气势，仿佛秋风扫过，连炎炎夏日都被那丝丝凉气逼退。

刘盈一怔。

第一个反应：哪儿来的狗屁问题！

她握紧书卷在他洁白明亮的脑门上比画了几下，眼见就要敲下。胡荼猛一抬头，一双灵秀的乌瞳亮得要咬人似的。小夫子手腕一摇，猛地反应过来这是金主，打不得、骂不得，必要时候，还得顺着、哄着、依着。

小夫子连忙收回手，诚挚道：“好问题！哪只倒霉的猫，吃了这条倒霉的鱼，肯定得拉肚子。”

胡荼撇了撇嘴，猛地一拍桌子，面色一沉，厉声喝道：“什么道理，狗吃肉、猫吃鱼，何时拉过肚子？”

刘盈一脸恍然，“小少爷原是知道这些道理的。”

胡荼刚要发作，毕竟理亏，声势稍弱，忽然想到传道授业解惑是刘盈职责所在，有理的、没理的、能解的、不能解的，都是她的事。小金主气势大盛，寒声斥道：“刘盈，你就是这么当夫子的？”

“什么是夫，什么是子，你知道吗？”

胡荼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如实答道：“我不知。”

刘盈懒洋洋地笑，“不知？不知很好。知得多了，还用我教你吗？我不大聪明，也不喜欢聪明的学生，特别是比我聪明许多的学生，我尤其不喜欢。”

胡荼第一次听人把这些混账话说得理直气壮，脸都青了。

小夫子刘盈看看天色，面色一喜，收了书卷茶盏，口中笑道：“眼看着日

头就要落了，你还不走，莫非要留下吃饭？”

胡荼问：“可以吗？”

她答：“不可以。”

她起身挥手，随意拍落身上沾着的草屑，径自回到自己的草屋。她没有端茶送客的雅好，更不喜欢打哑谜，“不可以”的意思直截了当。

来竹居的孩子很多，她从不留人。

这些个世家子弟，好端端的日子不过，非要来她这儿吃斋茹素，口口声声自称学生，她可没什么教得了他们。他们冲着什么来的，一目了然。她生性懒散，按着母亲大人的话说，便是不学无术。

若依了这性子，改明儿饿死也是正常，可她偏生着极好的运势。

如今，每天吟吟诗、诵诵经，拿着这些孩子双手捧来的束脩，她一点儿也不手软。人必有所图，才会被人所用。

很浅显的理儿！

他们当她身无所长，便认为她懦弱好欺，这可是大错。

彼时，胡荼九岁，刘盈十四岁。

妾发初覆额，折花门前剧。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。

细究来，刘盈与胡荼算得上青梅竹马。只可惜当时的两人，少了点儿诗句的温情与美好，多了分猜忌试探、疏离淡漠。





第 一 卷

斩情丝

【第一卷】

第一卷

第一章 夜似昼。

第二卷 夜似昼。街道两旁

第三卷 夜似昼。发出

第四卷 夜似昼。正是人静马静，

第五卷 夜似昼。静寂得多安静。

第六卷 夜似昼。树叶起伏如波涛的

第七卷 夜似昼。只有些

第八卷 夜似昼。只有寂静的草屋。

第一章 流年倥傯

十年后，岐州。

三更天过，夜似泼墨。

云胡府地处城北，高墙森然，碧瓦朱甍。街道两旁檐角如漆，偶有野猫矫健地穿梭在茫茫夜色里，发出几声婴儿似的尖嚎。

此时，云胡府灯笼高挂，人声鼎沸，正是人仰马翻，鸡犬不宁。

外面有多闹腾，静苑就有多安静。

静苑静得只能听见外间大风呼啸，草叶起伏如波涛的声音。

这里没有花，只有草。

没有雪白的房屋，只有破落的草屋。

云胡府的闹腾，仿佛是水中滴下的墨汁。先前只是一个前院，很快，墨在清水中绽开，那闹腾的动静也就顺着前院，向四面八方波及开来。

一直到静苑。

大门被人从外面砰的一声踹开。

火光熠熠中，映出来人狰狞的面孔，一个尖酸刺耳的噪音忽然响起，对草屋中的绿衫女子怒骂道：“姑娘，瞧你干的好事！”

这一句指责，来得没头没脑。

刘盈收起桌上笔墨，默不作声地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。

随着来人的闯入，脚步声在静苑里渐渐杂了起来。火把在大风中摇曳，伴随着凌乱的脚步声，外面不停地传来家丁们聒噪的噪音。

“叶小姐在这儿吗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找！叶小姐可是被盈姑娘给气跑的，大伙仔细着，肯定能在这里找到蛛丝马迹！”

这些人，拔了静苑齐人高的野草，打翻水缸，翻乱了柴火。原本干净整齐的院子，顿时鸡飞狗跳，被折腾得凌乱不堪。

自从刘盈住进了云胡府，一直都独来独往。

被搅得鸡犬不宁，这是头一次。

她眸光一沉，唇边却扬起了愉快的笑容，“你们的叶大小姐又跑丢了？”

在云胡府，她毕竟不是正经的主子。二少胡荼只是把她带到府里，却从没来过静苑。这些家奴见她笑得弥勒佛似的，只当懦弱好欺，压根没把她当做一回事，当即厉声道：“你干了好事，还敢问我们？快说，叶小姐到底在哪儿？”

叶小姐也是二少胡荼带回来的女人，可人家年轻貌美，娇媚无双。二少爷游学回家，总会在叶小姐房里过夜。家奴们见风使舵，向来拿叶小姐当未来女主子伺候。

叶小姐不喜欢刘盈，明里暗里没少给她使绊子。

如今，大伙找不到叶小姐，自然要到刘盈这里找晦气。

刘盈耸耸肩，事不关己道：“问问你们的叶大小姐不就知道了。”

领头的家奴被她激得火冒三丈，厉声道：“我要知道她在哪儿，还用找你吗？明几个二少就要回来了，看不到叶小姐，你让大伙怎么向二少交代？”

“交代不了，这可麻烦了。胡荼要惩治的是你们，与我何干？”刘盈虽说身形孱弱，笑容愉快，但随意掠去的眼光委实锋利。

来人气势一弱，险些夹着尾巴逃跑。

他一连退了两步，弱声道：“找不到叶小姐，就是你的错，你……你赶快把叶小姐给我交出来，否则明天二少回来，兄弟们向二少告上一状，让你立刻打包裹走人，连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都没有！”

这话恩威并施，可惜放话的人不对，放话的对象更不对。

刘盈听到这儿，唇角的笑意越发灿烂。



就在这时，草屋外，神出鬼没来了个佝偻的老头。

老头穿着黑衣，身子佝偻得太厉害，低着头让人看不清眉眼。可一见到他，家奴们立刻像见到鬼似的，口中唤着“丘总管”，一边慌忙潮水般退去。

老头哑着低沉的嗓子，阴郁道：“谁许你们来这儿放肆？”

领头的家奴噤了噤，犹豫地解释道：“丫环们说找不到叶小姐了，兄弟们就来这里看看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忽然听到拐杖猛烈敲地的声音响起，老头低沉沙哑的嗓音破锣般撕裂耳膜，“胡闹！还不滚回去！”

家奴们吓坏了，连滚带爬地逃命般钻出月洞门。

夜凉如水，静寂无声。

大风刮过，发出哗啦——哗啦——的响动，伏倒了野草，泛出波浪似的浅白，老头站在那儿，佝偻的身子宛如初出剑鞘的锋刃，色彩浓厚得令人窒息。

刘盈在心中低低叹了一口气，抬头笑道：“丘总管，又劳烦您了。”

老头低头不答，一步步走得极缓慢，拐杖敲在地上，声音沉闷如敲在心间。仅一晃眼的工夫，再不见静苑还有人影。

远远地，刘盈听到风中似有人道：“劳烦谈不上，只求姑娘发发慈悲，不要再折磨二少，老朽也可安神安心。”

刘盈拿着笔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这么一折腾，她再没什么心思整理笔墨。

刘盈从后门出去，索性喝了一夜的酒，到清晨，才带着一身酒气回来。

朝阳彤彤，天光从云霞中洒落。

云胡府外车流不息，二少爷胡荼返家的马车停在门前，家奴们喜气洋洋地卸着马车上载回的绸缎与茶叶，以及各种岐州城寻不到的稀奇玩意儿。

刘盈喝多了，她踉跄着扶门而入。家奴们先前没看出是谁，正要破口大骂，忽然瞧见这么张惨淡的脸，酝酿好的脏话噌地压了回去。大清早的见鬼，逮谁谁都怕，更何况——这鬼还是静苑的那位。

就在刚才，大伙可没少编排她。

家奴们肚里都在骂娘了，脸上却分毫不露，退出片地，让她过去。

到底是当家的二少爷回来了，连面子都给足了。

刘盈有些昏沉地想着。这个胡荼呀，每次回来都这么大张旗鼓，就不嫌累？不知这次带回来的，是怎样的美人？

这些年，胡荼从外面游学回来，一共带回了八个小姐。这些小姐性格各异，却有两个共同的特点：一叫叶紫；二长得很美。

身为夫子，她管教不当，教出这么个花天酒地的学生，真是有愧师颜。

胡荼第一次带美人回来，刘盈还会说两句。

可惜胡荼性子太诡异，听她一说，冷厉的目光扫过来，当即丢出一句“子非鱼，焉知鱼之乐”。你不是男人，怎么知道对男人而言，女人越多越好。天天当新郎，夜夜换新娘，有何不好？

胡荼阴柔俊秀的脸蛋，浑身透着淡淡的血腥气，说这样的话，怎么看都不像是良人。搞不懂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女人看不明白，争先恐后地要爬上他的床。

刘盈正想着，前面一片黑影罩下，逆着光，她往边上让了让。可对方似乎也在让，这么一来，依然挡了她的路。

醉酒的人，性子都急。

刘盈也不例外，她心中郁气大作，胸口猛地泛上一股酸臭，张了嘴，不由分说地吐了起来。好不容易除了胸腔那股闷意，她抹抹嘴角，一起身，忽然觉得周遭静得有些惊人。

歪头思索的空当，有人在她耳边焦声道：“姑娘，小心，不要再吐了。”

她一睁眼，眼前的人影有些恍惚。

有人按着她的肩，似乎在说什么，她一时没听明白，暗暗用内力把酒气逼出一点儿，歇了半晌，才看到日暮渐移，天光透亮。

一个清越的男子嗓音从她头顶上方传来，语气中带着说不出的嘲讽，“夫子，好久不见。这一见面，送上的大礼还真是让学生受宠若惊呀。”

这世上，会把“夫子”两个字喊得如此尖锐且不留情面的只有一个人。刘盈皱眉，不用内力逼酒，上脑的醉意也醒了大半。

“胡荼？”

“十年来，夫子与学生朝夕相处，日夜相伴，如今连学生的模样都分辨不

清，还真是让学生十分伤心呀。”

朝夕相处，日夜相伴。

胡荼的话说得暧昧露骨，倒抽冷气的声音此起彼伏。

众人神色大变，哆哆嗦嗦，东西一样接一样地掉在地上。就听着不停地有人在喊：“小心，里面的玻璃可是二少爷高价买来的。”“哎哟，那是青釉瓷的，贵着呢，扣你一辈子的工钱也赔不起。”

家仆们慌忙捡了东西，看着刘盈，露出震惊、鄙夷的神色。

他们小声议论，大胆鄙视。

岐州城风气再开放，也容不得师徒乱伦，何况刘盈比二少爷大五岁。气氛忽然间剑拔弩张，仿佛有看不见的刀光剑影、血雨腥风。

刘盈揉了揉额头，额角一阵抽痛。

真是见面就添麻烦，相见不如不见。

清晨的风呼啸着从刘盈耳畔错落而过，她从小惧寒，哪怕是夏风清凉，也能冻得她手脚冰凉，脸色发白。

胡荼漆亮的乌瞳狠狠地缩了缩。

他知道她怕冷，气她既然怕冷，不在静苑待着，为何还要到处乱跑？

刘盈不知道胡荼那颗漂亮的脑袋瓜里在想什么。

她低头比了个肩膀的位置，无奈解释道：“二少当年才这么高，如今长得这么大，我一时没认出，也不足为奇了。”

胡二少还是九岁的时候，的确只到刘盈肩处，可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。

光阴似箭，白驹过隙。

转眼十年过去了，他长大了，而她已经老了。

胡荼最讨厌她把自己当做小孩，面色一沉，一手狠狠地捏紧了她比画的手腕，连声音都带了几分隐忍的怒意，“刘盈！你……”

小狮子被惹毛了。

刘盈怕他闹起来不好收拾，连忙温言安抚，“好了好了，我说错了还不
成，胡二少英明神武，何苦与我计较。再说了，谁没说错过话，做过错事？”

这句话有着奇妙的安抚力，小狮子的面色微不可察地一红。

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快慰的事，嘴角上扬，墨瞳倏地亮得惊人。

小狮子这小半生基本没做过错事，十六岁做了一件，惊天动地，骇人听闻。

大户人家的少爷到了十三四岁，找个体面俊俏的大丫环开脸并不稀奇。小狮子十三四岁没有开脸，却在十六岁惹上了最不该惹的人。

任谁都不会想到胡荼如此放肆，不声不响，一夜之间粉碎了世间所有礼教。

刘盈知道自己误食草药，相生相克变作春药，怨不得小狮子乘虚而入，把自己吃干抹净。可再见着他时，她心里免不了怪异至极。

胡老爷和胡夫人本以为生米做成熟饭，小狮子迟早得娶了人家闺女。

可惜，自刘盈从郊外搬进云胡府后，依然我行我素，以夫子自居。而小狮子，更是没事人一样，仿佛坏了人家清白的，根本不是他一样。胡老爷和胡夫人被小儿子气得丢了家业，索性云游四海。

眼不见，心不烦。

从那以后，小狮子对刘盈好像失去了兴趣。

他三年来四处游学，每隔三五个月，回来一次。每次回来，都带一个姑娘，这些姑娘有相同的名字，不同的眉眼。新来的家奴不知缘故，哪晓得他们天人一般的二少爷，和静苑的那位还有如此渊源。

小狮子到底喜不喜欢刘盈，连他贴身的小厮都不知道。

不知道，才会肆无忌惮。

一家奴厉声喝道：“姑娘，什么叫‘错了不成’，二少爷何时错过？原就是你的错！”

话音未落，胡荼眸光陡然一厉，“退下！”

“二……二少爷……”家奴还想说些什么，胡荼的面色阴冷骇人，家奴被吓得一愣，吞了生鸡蛋似的，满脸憋得通红，怏怏退下。

没了聒噪，刘盈摇头离开。可惜她腿脚不大利索，几次差点儿跌倒在地。胡荼看了她一眼，下一刻，忽然上前两步，把她横抱起来。

“胡荼，你干什么？”

刘盈一惊，下意识地抱紧他的脖子，低声呵斥。

男子的气息迎面扑来，带着些好闻的香草气。小狮子唇角翘起一个诡计



得逞的笑容，“夫子醉了，静苑草密，学生自当送夫子回去。”

静苑草密，就要他送了？

这说的是什么混账话？

刘盈无奈从他怀中抬眼，只看见男子的下巴冒出了青青的胡碴，小狮子的眉眼一如既往，依然文秀得惊人。

刘盈深吸一口气，鼻息中尽是好闻的药草清香。

胡荼从小患有痼疾，用草药吊着命。很多人说胡荼眉宇间戾杀之气太重，浑身透着阴沉死气，若没个管制，不成大才，便是大恶。

众人看着胡老爷的面子，只挑好的说。

只有刘盈知道胡荼浑身散发出的戾气，并非生性薄凉。

一个时不时去阎王殿喝茶、叙叙旧的人，久而久之，不养成软弱忧郁的性子那才出了鬼。

但小狮子没被磨得软弱忧郁，反而暴戾阴沉起来。

药吃多了，他身上常年带着清冽的药香。

刘盈伸手推着他的胸，挣脱不开，只能低声劝他，“胡荼，放我下来，这不合礼数。”

也不知刘盈蹭到他什么地方，小狮子下腹一紧，眼神倏地一闪，亮得像要咬人似的，“夫子不要乱动。”

他的气息贴着刘盈的耳廓，暧昧而湿润。

刘盈哪会想到他竟敢这么恣意放纵，面色当即沉了下来，一把捏紧了胡荼的衣襟，像炸毛的小兽一般，因为愤怒，喉咙中滚出低低的怒吼，“胡荼，休得放肆！”

“夫子言重了，学生从不放肆，更不想在这里就要了夫子。”

这段话，威胁意味太浓。

堵得刘盈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不知道穿过几道月洞门，到了静苑，野草森森，风忽然大了起来。小狮子怕她冷，换了个姿势，把她整个人掩在胸口。

刘盈赌气不说话，小狮子就逗她说话。

“夫子真要喜欢喝酒，府上还会少？夜不归宿，成什么规矩？”